

小巷的声音

范运根 著



广州出版社

小巷的声音

范运根 著

广州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小巷的声音

范运根 著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5 印张 106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 册
ISBN 7—80592—392—2/1·121
定价:6.80 元

序

林仙健

运根同志要我为其《小巷的声音》的出版写篇序，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受宠若惊。因为我是他的通讯员，又是普通百姓，众所周知，现在写序，都会考虑名人效应；我不是名人，怎能为其写序？

但我还是接受了，原因很简单，他的真诚是无容置疑的。

八月，正是金秋季节，我看到了范运根同志的著作《小巷的声音》全稿。

翻看目录，计 43 篇，看其标题，我立即被其丰富的内容吸引住了，我不禁脱口而出：金秋，是收获的季节，老范，丰收了！

我从南宁调到佛山不久，便认识了运根同志，约七年时间了。认识他，纯属偶然，我是业余通讯员，他是堂堂的编辑，稿件送到他手上，请他指导，当然希望发表。他极细心的看完了我的稿，并逐字进行订正，初次接触，我就被他的认真负责、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品性和气质所折服。

他说话，总是用征求意见的口气，他看稿，不放过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他是道道地地的人梯，全心全意地把人从平凡

的此岸送到光辉的彼岸；他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年年月月，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包括我在内，不知多少作者，受益于运根同志的帮助。他心胸坦荡，热心助人，乐于奉献，默默无闻工作的是自己，出名的却是它人；他真诚朴实，表里如一，这就是运根同志给我的总的印象，也是其品性。

运根同志把名利看得很淡，这与编辑甘为人梯的德行是一致的。

运根同志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余年，由于他作风深入，采访细致，因而掌握的第一手材料非常丰富，这就使他笔下众多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既典型，又生动，飘洒自如，栩栩如生。本集收编的文章，只是其众多好文章中的一小部分。纵观这43篇文章，除了那些散文写得美外，那些新闻特写的最大特点，也是其独特的创新之处，就是采用了报告文学的文学表现形式，独辟了新闻可读性的一条新路，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文如其人”，在运根同志的这些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四十多篇文章，有写工业的，有写农业的，有写教师的，也有写农村干部的，有写基层领导干部的，也有写平民百姓的，有写环境的，也有写风情的……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绚丽多彩的令人向往的画面，给人一种亲切的生活场景。可以不夸张地说，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贴近生活，富于真情实感，读后感到亲切！《小巷的声音》以小见大，既写出了改革开放后城市的变化，又写出了人们对传统故居的留恋，对新生活的欣喜和期望，准确而又热情洋溢地讴歌改革开放，“红砖、水泥、沙石、瓷片、钢筋不断地和着响声向小巷袭来。小巷的声音在变化着，原先的沉韵、优悠日渐变得热烈、激昂起来”。《布谷催

春》以其质朴的语言写出了泥土气息，作者将其情感溶于时代的脉搏中，“布谷声声，催耕催种”，以事实告诫人们不要遗忘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做到“天下无闲田”，大自然就一定会给人类以丰厚的回报，在这万象更新的时节，“没有什么鸟的啼鸣比它更叫人心动，那一声声的呼叫给人类无穷的启迪，令蓝天下的山水田园都感到春的温馨……”

该集以《小巷的声音》为名，寓意深刻，令人寻味，独具匠心；其中一部分文章，虽是新闻报道，但用散文化写作，使新闻写得更灵活，确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我相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1995.12.15

北京

（作者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佛山市科学休闲生活研究所所长）

目 录

序.....	(1)
布谷催春.....	(1)
小巷的声音.....	(4)
山野回眸.....	(8)
红砖情	(11)
寻思那失却	(16)
再观音乐喷泉	(19)
陌生的故园	(22)
江湾立交桥写意	(25)
盆景神思	(28)
尼姑庵前姐妹情	(30)
童趣漫谈	(36)
教师的春天	(38)
正名记	(40)
求知的“殿堂”	
——黄连乡文化室散记之一	(44)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黄连乡文化室散记之二	(47)
沿途花放木棉红	
——翠亨村纪行	(50)
心中闪耀着一颗星	(54)
西樵的机杼奏鸣曲	(57)
生育颂歌	(60)
水的呼唤	(65)

“半月”风流	(68)
公证员的工作志	(71)
翰林,开着都市文明花	(76)
财富,在脚下的土地上	(79)
书记镇长跑市场	(82)
湛江四章	
湛江的夜生活	(85)
爱情的“花园”	(87)
茶市香色	(89)
香随盛世伴月来	(93)
手执金钥匙的人	(96)
洪拳拳师李侠雄	(101)
悉将瑰宝传后人	(104)
“羽燕”高飞	(107)
中原印象记	(110)
中州览胜遐思录	(114)
今日少林	(117)
阳春,其乐无穷	(119)
美妙的植物“王国”	(121)
岳麓山纪游	(123)
东湖寻乐记	(125)
登桂林独秀峰	(127)
桂林山水观	(129)
敦煌猎奇	(131)
初识新加坡	(134)
风光绮丽的马来西亚	(138)
多姿多彩的泰国	(142)
后记	(146)

布谷催春

天地之间笼罩着一团春雾，如薄薄的轻纱。宽阔的佛陈公路，无遮无拦地将我们送去顺德市的陈村镇。我的注意力和思绪撇开了车厢内谈笑风生的同事们，转移到公路两旁的景色。

一路上，那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固然使我悦目，然而那一块块嫩绿的稻秧和一畦畦肥硕的菜蔬更令我兴奋，它使南国的田野增添了无限的春色。忽然，我听到几声“布谷，布谷”的鸟鸣，我感到很稀奇，连忙睁大眼睛向车窗外望去，企图追逐到那声源。终因车速太快加上自己的视力有限未能如愿。然而，这几声的清悦粗犷的鸣叫，却勾起了我对布谷鸟的情思。

我的故乡是个山青水秀、林茂竹繁的地方，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鸟。我在那鸟的世界里度过了童年。但毕竟年幼无知，对鸟的认识知之甚少，只有学鸟叫的份儿和捉小鸟的劲。然而田野间那小小的布谷鸟却在我儿时的脑海中深深地打下忆记。我认识它的名字是父亲告知我的。因为它的鸣叫声很奇特，“布谷，布谷”的，短速，有韵味，好记好听，我便问父亲它叫什么鸟，“叫布谷鸟

呗！”他还告诉我，每年春末夏初，它的叫声最响，也就是插秧大忙季节了。从此，我记住了它。后来读书了，在书本里我又认识了布谷鸟还有其他的名号：杜鹃、子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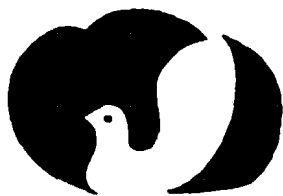
每年布谷鸟鸣叫的时候，是故乡最热闹的季节，也是乡亲们最忙碌的季节。秧苗壮了，该插田了，这时布谷鸟仿佛知道这节令的可贵，在辽阔的蓝天上展翅翱翔，奋力呼叫：“布谷，布谷……”它那殷勤而真挚的啼鸣，如除夕夜千家万户骤燃的鞭炮，热闹了乡间三月的田野，烘托出一种催耕催种，令人有一种非干一点什么的氛围。它那情切切意悠长的呼叫感召得农民们热血沸腾，忘了辛苦和忧伤，起早贪黑，办田、插秧，腰酸背痛地抢季节，种下秧苗盼丰收。正如唐代柳宗元在《田家》中所描述的：“蓐食徇所务，驱牛向东阡。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粮食，人之命根子。米袋子没有粮，这人怎么个活法啊！大自然给这鸟儿的灵性，使它与人类扯近了距离，凭藉它的声音，时时警示着人们不要忘记在田野辛劳耕耘，春种秋收。

可是近几年，这鸟儿的警鸣被一些人遗忘了，某些地方良田变成了“开发区”，“开发区”里长了萋萋的野草；一些人“洗脚上田”却丢荒了土地……然而随着那“开发区”荒草的生长，抓好“米袋子”、“菜篮子”的呼声如子规的啼叫，唤醒了那麻木与发热的脑袋，纠正了那令人颤栗的行为。“锄禾”与“盘中餐”又牢固地划上等号，老祖宗的信念得到了轮回。近读报纸发表的一条新闻，讲的是某县级市重视查荒灭荒工作，对一些征而未用的土地逐块查看鉴定，落实具体种植方案，其中就复种水稻 50.5 公顷，旱粮 56.3 公顷。试想，如果每个县都增种 100 多公顷，“天下无闲田”，人们的餐桌不是更扎实更丰富了么？

这天晚上，陈村朋友的热情款待，使我和同事们品尝了一顿

美味丰盛的晚餐。然而在这围桌之中,我和大伙依然向服务小组各要了一碗大米饭,而且吃得很甜很香。由此,我又想起那布谷鸟声。没有什么鸟的啼鸣比它更叫人心动,那一声声的呼叫给人类无穷的启迪,令蓝天下的山水田园都感到春的温馨……

1995. 4



小巷的声音

“呼嘭——呼嘭——”的打桩声不到限定的时间又把我吵醒，那烦躁的声浪撕断我甜甜的梦，我只好无奈地爬起床，走出阳台上运动运动那仍然困倦的躯体，在呼吸新鲜的空气中去补充那睡眠的不足。一年多来，连续不断的拆屋声，打桩声，搅拌机声，搬运砖石声，汽车的喇叭声以及建筑民工的吆喝声，缠绕在这古老的小巷上空，打破了往昔那宁静的氛围。那灰尘、那噪音令到居民的心都烦躁起来。

我是在5年前搬进这条古老的小巷居住的。当时我们这座八层高的单位宿舍楼如鹤立鸡群，雄踞于小巷近尽头的一隅，站在阳台上，就可俯视小巷中挨邻的低矮的老屋小天井中的人物活动。从此，这小巷成了我新的名副其实的居住地。我的户籍本、履历表、身份证之类的东西，小巷的名称与我的名号紧紧地连扯在一起。

我是异地人，对于小巷久远的历史无从稽查。巷子有三四百

米长，但有三个弯曲，南北走向，一色的花岗岩石板路面，石表光滑可鉴，这显示了它履历的威赫和古老。两侧的居宅基本上是珠江三角洲所特有的二至三进古铺形式，其间也有二层的小楼；路面宽不足3米，窄处只有1米多，行进其中犹如漫步于小山谷中。我刚搬进时，小巷是那样宁静。除了摩托车，其他的机动车辆是通不过的。那时因不准摩托车在内街行驶，小巷的最大噪音就是单车的铃声。清静的小巷上空，每日回荡着慢条斯理的旋律。小巷也很清洁，每天都有保洁员负责清扫两次。在一些拐角和空隙的地方还筑有花基，种上一些红铁和米仔兰之类的花草，在巷的中段还有一棵鸡蛋花树，肥硕的树干在屋边挤出整个身子，把这条原本狭窄的街巷遮蔽得很是阴翳，是邻近挤挤挨挨的房舍中最清凉的地方，若下雨，便摇落一地的花瓣。

小巷也是热闹的。当踢踢哒哒的脚步声吵醒了一夜昏睡的石板路，横七竖八的烟囱便冒出柴火和煤球的黑烟。各家的水龙头的水柱很响地撞击桶底，小孩子互相呼唤着上学，肩挑手推的的小贩们叫着借路，各式各样的杂音，一天的日子就这样撕开口子。黄昏泛起的时候，巷里的人声逐渐敛去，家家叫女唤儿忙着开饭。木门后那沉沉落落的厅堂里，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杯盘碗碟，电视音响都迸溅开来，如同一个杂乱无章的舞台。摇曳、尖嘎、嘈嘈切切。逢年过节的日子，每个门口、每个角落爆竹声声。青砖瓦房的门里门外，蓬蓬松松地洒落了满地的红屑，空气中散发着呛人的硝味。

一个热闹的时间飘逝，小巷依然是宁静的。哪怕偶有被熟识环境的小偷爆窃了单车房，偶有几声怒骂之外，居民们依然按着原先的轨迹，安静地过着日子。

可是在前年，这种宁静被搅乱了。小巷的古老的青砖瓦房，

每间的墙上都用黑墨写上了一个个“拆”字，街口还贴有一张告示，告诉居民于某时某日到某处办理拆迁安置手续。从此，小巷的声音在天秤秤上向另一个方向倾斜，拆屋声像一股海涛，彼伏此起。一户又一户的居民携运着家什离开那沉幽和喧闹的老屋。然而，在我这八层楼宿舍的对面，一座旧得墙泥扑落的老屋却巍然屹立了许多时日。住在里面的一对老夫妻依然依恋着他们的居所，不肯搬迁。这也难怪，一间旧屋是一道历史的镌痕。不少辉煌或暗淡，平常和奇突的生命历程的第一个足迹就烙印在这里。可以说，每间旧的居所就是一部被岁月的风雨浸淫得发了黄的创业史。它当年也曾炫耀过，就像今天我们的八层楼煌煌然拔立于青砖瓦房之间一样。也可以想象得到屋主人因此而流过多少汗水，节衣缩食熬过多少岁月。一位搞旧城区改造的朋友告诉我：近年来，旧街区改造最头痛和费尽周折的事，就是动员拆迁。我想，这种头痛事是可以理解的。在人们的意识中，对旧居毕竟有一份感情。尤其对那些老人来说，这旧居不仅仅是一种空间物质上的意义，而且是一种精神和情感的寄托，一种对旧日青春生活的依恋。然而社会是不断地向前推进和发展的。我们正是在这新与旧的割裂中向前挪动的，也正是在这种难舍难离的心绪中显示出生活本质的意义和那般的轻松和潇洒。守旧毕竟是文明演进的一个障碍，当事物要向前挪动的时候，依恋是要不得的。

对街的老屋最终也拆掉了，听说两位老人终于在新区住上了新房。或许在他们的心中融注了新的欣喜和期望。半年多过去了，小巷的一旁矗立了两座披上瓷片的新楼，很庞大，而且比我们的宿舍楼还高出一层。这段路也比原先的宽了，宽得可并排行驶三部汽车，与还背着“拆”字的那一段老街相比显得很不平衡，昔日紧挨排列的小巷有点杂乱无章，而且在新楼房的旁边还开了

几间商铺。运货的汽车驶进了小巷，喇叭声代替了老伯们侃大山和唱粤曲的声音。

旧屋还在拆，青石板上那鲜嫩的苔藓被厚厚的砖泥压着，米子兰花让灰黑的旧木梁堆得喘不过气来，原先端正地挂在街口老墙上的街牌不翼而飞了。红砖、水泥、沙石、瓷片、钢筋不断地和着响声向小巷袭来。小巷的声音在变化着，原先的沉韵、优悠日渐变得热烈、激昂起来。面对这雄烈的音响，我还说些什么？

1995. 2



山野回眸

按照地理书上的概念，我属海边人。然而我家的祖屋建在江边，出门见青山，走的路也是山，所以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山里人抑或是海边人。对地域界定的不明，使我自小就产生了对江河、大海、山野一样的爱恋，因为我的血脉与这大地的山水融在一起了。

但我的确更钟情于山，对山有着异样的感情。我喜欢游山、爬山、望山，也喜欢读山。对于影视片中的山川秀色，如黄山的奇松怪石，峨嵋山的群峰缥缈，泰山的云海日出，华山的奇险高峰，天山的皑皑积雪，三峡两岸青山的雄壮……都令我观赏入迷，而对那些描述山岳的篇章诗句，也常喜吟诵。然而，我很少有机会去游那些名山大川，接触得更多的是荒山野岭。尽管如此，对那些长在它上面的山花野草，我仍然是那样着迷，因为它们毕竟是大地的恩赐。它那落叶花香不仅使我呼吸着大自然的灵气，而那山间的溪流亦可使我洗去烦恼，那山间的曲径可炼就我扎实的足肌。

可惜我居住的这个城市虽然名叫“佛山”却没有山。这使我失却了不少眼福和情思。这样一来，一想到山，我只好到邻近的县市去。

三水，是以水闻名全国的地方。可是我每次到三水，都把更多

的目光投向它那里的山野，留意着那山的变化。记得去年我到南边镇采访，看到那一座座山岗种上各种各样的果树，我的心绪是那样的快慰。虽然天下着小雨，可是我还是兴致甚浓地请湖岗管理区的党支部书记带我去跑山野，去看他们在那些荒山上办起的果园。我望着那一片片长得枝繁叶茂的芒果、龙眼、荔枝树，当时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唐代的柳宗元在永州花四百钱买下钴姆潭西小丘那样的喜悦。潭西小丘的价值无非是“可望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而南边山野的那一层层的绿，却是金子啊！

在这些果林的旁边，仍残留着几个小荒丘。寒伧的野草和灌木丛被雨水飘打着，让人衍生出一种悲悯。也许正是它的存在，使大地得到涵养；也正是它的存在，使我们对远古的荒原和现代的人工山林有了内在联想，显露出一种历史的纵深，一种文化的渊厚，一种古与今的坎坷的连接和延伸。野草被果林所取代，使山野现出了一种充实的美，氤氲出更浓郁的人类进取精神的气息。它毕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进步。

山野的价值在延伸。上个月我应友人之邀又到三水，在参观了森林公园后，我进一步了解了三水人对山野的认识。三水森林公园距市区有4公里。它昔日的形象可从它的地名“乌石岗”去联想和勾画。它给三水人最辉煌的贡献除了柴火之外，再加上那五色梅籽、鸡蛋花、酸味籽之类的野花野果。后来，三水人一锄一铲地在它的上边种上了满山遍野的松树，使这一片山岗变成树木葱笼的森林。

每个山岗，都有着一道历史的镌痕，一个往昔的故事。三水人正是从“乌石岗”的一段传说中，重新认识了这一组山野的潜质，使这一片绿林产生了新的价值。相传很久以前，佛教的六祖慧能云游至三水，一天晚上见到夜空中紫光微耀，故逐光而来，至现在森林公园里的“天仙岩”这个地方，见祥云掩影之中，佛祖右侧而卧，月光